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枕上晨鐘 第八回 探消息書生投網

詞曰：《蝶戀花》 紛紛魑魅寰區繞，我還疑碧天猶未曉。個中機谷知音少，當頭一棒今了了。遍天涯消息誰討，冤家路窄，忽遇前山獠。一片含沙何處掃，令人扼腕增煩惱！

富公挈家赴戍，一路無話，暫且不提。卻說鍾倬然當時因遭邢氏讒言，以至翁婿生嫌，一憤之氣，帶了慶兒，飄然出門。到母舅宋武城家，說知來意，叮嚀有訪問我的，只說不來。所以當日富公，著人到宋家詢問，回說不來耳。一住數日，即往浙江西湖，並越地之山陰禹穴間，遍覽山水之勝。往來忽經數月，因想起父親有個好友，是丹陽人，姓薄，名字涼，出了貢，現任河南開封府通判。還有父親一個門人，姓符，名清，字秋雲，是舉人，在山東東昌府莘縣作宰。不如此去看他們，遨遊山水，也是快事。主意已定，別了母舅，買舟至浦口，僱了牲口往開封府進發。不則一日已到，下了店，即去往謁。農民進去稟了，原來那薄通判，年已望六，其為人也，目有炎涼，心懷刻薄；其為官也，喜收暮夜之金，能吸窮簷之血。為此履任以來，從無親往朋來。因知鍾生乃富御史之婿，見了名帖，即叫請進內衙相會。倬然進內，禮畢，坐定。未敘寒溫，薄老先問：「令岳大人一向萬安？」倬然道：「托賴福庇。」又說：「令先君與學生，為莫逆之交，不意仙游，使學生嘗抱人琴之感。又因一官匏係，寄跡他鄉，致與賢姪又久疏世誼。今幸獲賜教，欣慰鄙懷！」倬然道：「先君在日，久叨知愛。不幸小姪怙恃繼失，家道飄零，一向寄食外家親朋，父執交概疏闊。今因家居無聊，遊學中州，使姪獲瞻山門，何憐如之。且入境即聞老年伯政聲匪野，民歌五卮誇，不勝慶羨。」薄老即吩咐將鍾相公行李搬進宅內，遂設宴款待一番，情緒迥出尋常，倬然甚是感激。一住數日，即欲辭行，薄老死命苦留，說道：「賢姪豈比外人，雖然荒署慢賢，亦豈有到此即去之理！且請寬心，況尚有事請教。」倬然見他留意至誠，只得住下。又隔了數日，只見薄老欣然進書房來，說道：「恭喜，適見邸抄，令岳已欽召進京矣！」倬然道：「家岳宦游之念又澹，何忽有此舉？薄老道：「乃詞林姓倪者，特薦的，只是學生有一事奉懇。」倬然道：「有何教諭？」薄老道：「不佞歷俸已深，今值計典之期，欲請老姪入都，轉懇令岳，介紹圖一升轉，不知老姪肯用情否？」倬然道：「老之事，小姪該效微勞。但近來與家岳不睦，不屑去求他。」薄老道：「這又奇了，老姪乃令岳之贅婿，情同父子，卻為何不睦？」倬然便將寵用刁仁，賭氣出門的話，告訴了。薄老聽罷，就疑倬然是丈人逐出來的，無所依歸，來此就食的。便應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又說些閒話，便進去了。自此一連兩三日，不出來陪，家人們伺候並供給，也十成其七。是什麼緣故？原來此老勢利肚腸，以前的情全是奉承他丈人的御史，並不是念平昔的世交。因聽見說翁婿不睦，知是奉承來無益的了。所以就轉過臉來，諸凡冷淡了，這叫做箭無虛發，勢利的人往往皆然。倬然見此光景，也就會意了，不覺長笑一聲，賦律詩一首。

詩曰：

蒼涼長劍倚秋天，孤客高吟寄短篇。
世事人人詎個是，寒暄處處盡皆然。
不愁老馬終悲口，豈效歌魚近乞憐。
風浪幾經餘勁骨，笑聽籬下大聲傳。

次日即束裝辭行。薄老假意留了一番，即送出程儀二兩。倬然道：「老伯請收了，小姪此來，不過念故舊之情，實非圖苟且，以作抽豐之客。況囊中尚有杖頭，不煩費心，厚惠斷不敢收！」作謝了就行。薄老亦不多讓，即送了出門。主僕二人仍到舊店中，謝了他即僱了牲口，往山東莘縣而行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莘縣，即在東門外，尋了一個塵遠庵作宿。庵僧超凡，原籍也是丹徒，知是同鄉，慨然留下。且意況甚覺灑脫，倬然亦喜。次日遂進城，往謁符知縣。原來那符秋雲，平素為人、做官操守，與薄老不相上下，也在丹徒西門住，家中人不時往來，已知鍾生是丈人惱他出門的。當下見了名帖，思量他此來，為久住之計，不好打發，終久招一怪，不如不見的乾淨！叫農民回說：「老爺在此，因畏功令，一概紳衿親友，並不接見。況來往的多，亦未知真假，名帖也不敢領。」倬然聽了，哈哈一笑道：「我便是慣冒名哄人的光棍！」叫慶兒接了帖，就走。倒是慶兒憤憤的說道：「你老爺，是我老相公親授業的門人，如今做了官，眼睛忒高，看不見人了，天地君親師，也沒有的，還虧他在此做官！」倬然連忙喝住，叫他跟了出城。

回到庵中，想著資斧將竭，作何區處？即點坐潛思。那超凡詢知符知縣不見緣由，又見倬然這般光景，便問道：「相公有何心事，可能賜教否？且〔未〕來還是或行或止，或者貧僧能為你分憂，也未可知。」倬然聽他詞意慨然，似非世俗中人，遂把出門的緣故，並河南的情由說了。便道：「小生目下，身心如浮雲流水，茫無定向，兼之所謁非人，勢處阮籍之途，未免楊朱之泣，故在此躊躇不決。」超凡道：「這等看來，相公是個不趨勢利，忠誠耿介之士了。可敬，可敬！你請放心，僧雖是方外少年，時也曾替人排難解紛，千金一諾，眼裡也認得幾人，人喜的是扶危濟困，惱的是附勢趨炎。你既是艱於進退，一年兩載只管在此，總不煩你費心。正可安心習靜，以圖進取。僧與尊駕結個雲水之交，何如？」倬然聽了，說道：「我只道風塵多勢利，何期世外有高人！既蒙美意，只得暫借一枝，容圖厚報！」超凡笑道：「僧豈望報之人乎！若望報，則與世俗一流矣。」倬然亦笑道：「以吾師之大雅，反是小生失言了。」從此倬〔然〕在庵中，別無一事，日與書籍為伍，暇則與超凡談今論古而已。

卻說慶兒見主人進退無計，寄食庵僧。暗想：「我隨在此，有何出頭日子，不如走回鄉去，別圖生〔機〕，有何不美！況且還剩二三兩銀子，再偷他幾件衣資，賣來夠做盤纏了。」主意已定，次日五更起來，收拾停當，悄悄開了門，飄然而去。天明超凡起來，伏前裝香，只見大門都開了，即往慶兒房中一看，行李俱無。遂叫倬然說知，倬然道：「不消說得，此奴見我處於岐路之間，遂生背主之思，小人之心，一險至此。可恨！可恨！」超凡道：「人情歡樂則聚，患難則離，洵不謬矣！但如今衣冠，誰不俱炎涼之眼。即薄老與符君可鑒，豈可獨責之小人乎！此平常之事，不足為怪的，只索之一笑。」倬然聽他說得透徹，也就不放在心上。自此日月如駒，住在庵中，不覺一年有餘。忽然一日，超凡在城中回來說：「聞得新任巡按，是令岳，可去見他麼？」倬然道：「翁婿至情，只因他忠言逆耳，不識賢愚，故爾憤然出門。但他現任此地，若去見他，反覺勢利了，只是不去的妙！」超凡道：「見識極是。」又遲了幾時，聽得出巡兗州府了，值此患難之時，我若不去，誰與料理家。超凡道：「避之於顯榮之候，趨之於患難之中，真豪傑胸襟，血性漢子，難得，難得！如今足下，只該到濟南府一詢便知，此處去亦不遠。貧僧與你打點盤費起來，明日就行。」當夜無話，次早起來收拾行李，超凡送出盤費十兩。倬然道：「不用許多！」超凡道：「出外的人，多留些在囊中，也好防意外之需，倘有緩急，更求誰去！」倬然方收下了，謝道：「吾師為世外之高人，早已超脫在世俗之外，一切感激套話，不敢贅一字，總勒之於心耳，但小生此去，行止必有信至吾師。」超凡道：「僧家跡蹤無定，亦不必寄信來。」原來早上，超凡已僱下頭口，當下便分別起身。不則一日，行至高唐州，天色已晚，即在東門外一個大飯店中住下。少停，即請店主人來問富公的事。那主人家道：「富按院問了軍，往陝西去，才起身不多時。客人與他相識親戚麼？」倬然未及答，只見內邊一個人來，急急的叫了主人家進去。你道這主人家是誰？原來就是沈君章。他與刁仁同展，開下此店，這段情由，卻在富公問軍之時同時的。所以不便說了這邊，又說那邊。待我如今慢慢補說出來。

當時，刁仁自從在兗州府，領了富公家書，到家見了夫人，假哭了一場，說上一大些忠義的鬼話，夫人一時也信他了，把一個兒子，竟把他了。那鶴仙是邢氏從小領在身邊，至今不離的，此時已有七歲，有甚不肯去。夫人又將幾十兩銀子與他做盤費，一夜裡飄然而去，挈家竟至張家集沈君章家住下。原來當時打劫之銀，沈君章分了一半，一半分與眾人，綢緞等物亦如是，彼時就有個一號鯨吞之意。因見他夫妻到來，遂哄刁仁道：「兄弟這宗銀子，放在家裡，恐怕有個差錯，我盡寄出在外，對你說個明白，使你

放心。」刁仁道：「哥說甚麼話，弟有甚麼不放心！但那顆印，你們不拿來也罷，如今在否？」君章道：「那有心要他，只因在扶手內，開看是印，那印我現埋在地下。」自此刁仁住在沈家，邢氏與沈君章常常溫溫舊情，好不快樂。隔不多時，不想嚴查此盜案，鄉村城市各處稽察。又因劉瑾必欲追究富公之子，惱李巡撫庇護，以拐遁審責，竟把他降三級調用了。仍往原籍，並山東兩處查緝。兩按同在嚴急。此時君章的鄰居，見刁仁一家來住下，就有人來問。君章雖支吾了去，終久疑心生暗鬼，坐立不安。想著有個外甥，在高唐州住，喚盛二，是禁卒頭兒。與刁仁商議了，竟遷至高唐，在東門外賃了一所大房子，開著個大大的坊店，接宿來往的人。恐富公的事發作，刁仁遂改姓了王。幸而富夫人當日稟縣報呈，只說刁仁拐遁，並不說刁仁是山東人。所以此處，也沒有人疑心，況且也沒人認得他。卻這日，倬然下在他店中，正在對沈君章動問富公的事，卻好刁仁在裡邊走出來。聽見外面說話的聲音熟，就住了步，在門縫裡張看，認得是倬然。為此使君章的兒子長兒，叫了沈君章進去。當下刁仁道：「你與他講話的人，就是老富的女婿鍾倬然。便是我的對頭了。」「怪道他進門就問老富」。刁仁道：「我卻要和你商議，此人最罣，將來回江南，知道我領了他舅子來，必要追究，就有些不妥了。況丈人不在，權歸於他，萬一被他訪著我了，可不是反吃他的虧！不如先下手為強，非想個法兒算計他。」沈君章道：「店裡人多，別事難做，現今奉憲搜查富公子，他是富御史的女婿，不如等我州裡去稟了，拿他去追究，官府自然將他收監。那時只消托我外甥，預先替一個病呈，悄悄弄死他，誰來要了命去麼。」刁仁道：「絕妙、妙、妙！只是他明日早就起身了，須今夜就稟。」君章道：「我如今就去！」忙穿上袍子，就往衙門，不多時，帶了兩個公人來了。沈君章即指定倬然道：「此位就是富按院的女婿、鍾相公！」不由分說，差人就將倬然一索拴了就走。倬然正不知為何，□□□怎麼說，那公人不言語，拉了就走，一徑到（下缺一面）匿富公子者，一並治罪。本州也不聽你的狡辯，只解之上台，你到那裡分辯便了。」說罷，就吩咐收監候解，遂退堂進去了。倬然此時，已屬百喙難辯了，只得隨了禁卒進監。正所謂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評：

倬然算計得停停當當，至簿、符二處，不意閉門不納，無心中遇超凡，反能慷慨留賓，可（下缺）